



牛庆国 著

风吹大地

甘肃村庄史

埃德加·斯诺在《西行漫记》描述道：“有的山丘像巨大的城堡，有的像成队的猛犸，有的像滚圆的大馒头，有的像被巨手撕裂的冈峦，上面还留着粗暴的指痕。那些奇形怪状、不可思议有时甚至吓人的形象，好像是个疯神捏就的世界——有时却又是个超现实主义的奇美的世界。”



牛国庆 著

风吹大地

甘肃村庄史

埃德加·斯诺在《西行漫记》描述道：“有的山丘像巨大的城堡，有的像成队的猛犸，有的像滚圆的大馒头，有的像被巨手撕裂的囚窗，上面还留着粗暴的指痕。那些奇形怪状、不可思议有时甚至吓人的形象，好像是个疯神捏就的世界——有时却又是个超现实主义的奇美的世界。”^[1]

 敦煌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风吹大地: 甘肃村庄史/牛庆国著. —兰州: 敦煌文艺出版社, (2014. 5 重印)

ISBN 978 - 7 - 5468 - 0243 - 5

I. ①风… II. ①牛… III. ①报告文学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2) 第 005858 号

风吹大地: 甘肃村庄史

牛庆国 著

责任编辑: 尚再宗

封面设计: 石 璞

版式设计: 蔡志文

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本社地址: (730030) 兰州市读者大道 568 号

本社邮箱: dhwy@duzhe.cn

本社博客 (新浪): <http://blog.sina.com.cn/dunhuangwy>

本社微博 (新浪): <http://weibo.com/1614982974>

0931 - 8773084 (编辑部) 0931 - 8773235 (发行部)

北京兴星伟业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 700 毫米 × 1000 毫米 1/16 印张 13.5 插页 1 字数 190 千

2014 年 5 月第 1 版第 2 次印刷

ISBN 978 - 7 - 5468 - 0243 - 5

定价: 39.8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。

本书所有内容经作者同意授权, 并许可使用。

未经同意, 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转载。

目 录

引 言	1
-----------	---

第一章 大地湾的“湾”	5
-------------------	---

8000 年前的大地湾，对我们来说实在是太遥远了！比一颗星辰还远，或者说它就是从 8000 年前一直照耀到今天的一颗星辰，那黄土高原上最早的一粒黍，还在我们的手上闪着粮食的光芒；那“大房子”中的火塘里，依然有时间的火苗在温暖着我们的想象；那人类最早的水泥地板上，还在“舞蹈”着的人们，他们手中的“火把”至今还没熄灭……

第二章 马家窑的“窑”	21
-------------------	----

站在高原强烈的阳光下，我感到“窑”是个很温暖的词。

试想在当时崎岖且布满荆棘的山路上，一个长发披肩的女人，闪着硕大的乳房，弯腰提着一陶罐泉水，或者手捧着一陶罐河水，向村里移动的情形；或者一人头发蓬乱，腰间束着兽皮的男人用一根木棍挑着两陶罐河水，忽闪忽闪着走向部落的情形，如果再加上一抹夕阳或者月光，或者再加上远处的几声野兽的叫声，那晃动的陶罐一定放射出了一种人类安详的光辉……



第三章 莫高窟里的“农耕图” 37

莫高窟里的壁画是佛的画，莫高窟里的故事是佛的故事，但我们在敦煌壁画上也看到了关于农民和村庄的事情。村庄作为最大的俗世，佛就生活在村庄的雨水和粮食里。

在这个叫莫高的村子里/我和那些慈眉善目/却常年喝西北风的老人/躲在风沙的翅膀下/交谈有关佛和飞天的事儿/有时也说说雨水说说风/说说敦煌一带的收成

第四章 一棵遥远的大槐树 53

端坐在树上的是有巢氏，树下给我们生火做饭的是燧人氏，在山林和河边给我们捕获猎物的是包牺氏，低头在树和树之间的空地上给我们耕种粮食的是神农氏，而看着我们的祖先一步一回头越走越远的是那棵大槐树。

曾听一位搞园艺的朋友说，树是有感情的，树也是有血型的。那么，从大槐树下走来的人，身上是不是就有大槐树的基因呢？

第五章 土堡：山里的句号 71

我面对的这座土堡筑于什么年代，连村里的老人都不记得了，只说很有些年头了，是村里的地主家筑的。堡墙已经很单薄了，墙头上最单薄处的几片墙，眼看着就要朝着堡子外面倒下去了，但就是一一直没倒。墙上还能看到当年筑堡时一排排木椽夹过的痕迹，像一个瘦得皮包骨头的人，露出了肋骨。再瘦的人，也不会连骨头都瘦没有了。堡子的骨头还在。

第六章 土地庙：关于土地的故事 89

土地庙也是村里的一户人家。

土地爷看过无数的人来磕头，他一定还看见过土地被划成小块，然后

又划成大块，接着又划成小块的情形吧？他一定还知道，这片土地昨天姓秦，今天姓汉，之后又姓了唐，接着还姓了宋、姓了元、姓了明、姓了清，土地姓过百家姓，现在却姓了一个复姓，叫“人民”。

第七章 梯田：写在山坡上的诗行 103

站在层层梯田环绕中的“中国梯田化模范县”纪念碑前，我深深地向纪念碑鞠了一躬。碑的样式是模仿“人民英雄纪念碑”的，只是少了人民英雄纪念碑底座上的那些浮雕，浮雕被梯田代替了。如果真能在卫星上看到长城和金字塔，我相信也一定能够看到中国的梯田。

第八章 水窖：但是水..... 119

一滴水/就能把山一样的汉子/打个趔趄/你信不信

一桶水/比这么大一个村子/还要重哩/你信不信

一窖水/就是白花花的/一窖银子/你信不信

攥住吊水的草绳/就是攥住/我细细的命哩/你信不信

躺在老家的土炕上，听着大门外水窖里晃荡的水声，那一夜，我所有的梦里都是清亮亮的水……

第九章 岔：大地上的一个例子 135

这是一个偏僻得默默无闻的小村子，小得一般的地图上找不见它，县志里也没有它的片言只语。这里从来没有出过一个在县里有影响的人物，也没有发生过一件在县上有影响的事件。这里生活着一群极普通的人，普通得像山坡上的小草，一茬茬黄了，又一茬茬绿了。因为普通，他们什么也证明不了；但也因为普通，他们证明了所有。

这个最普通的村子，这些最普通的日子，都是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。

后 记 182

引言

美国记者埃德加·斯诺在他的《西行漫记》中曾这样描摹黄土高原：“有的山丘像巨大的城堡，有的像成队的猛犸，有的像滚圆的大馒头，有的像被巨手撕裂的冈峦，上面还留着粗暴的指痕。那些奇形怪状、不可思议有时甚至吓人的形象，好像是个疯神捏就的世界——有时却又是个超现实主义的奇美的世界。”在这些奇形怪状的山包间，散落着或大或小的村庄，一代一代的高原人就在这些村庄里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。

有时，我站在一座山包上俯视着山下的村庄，就会产生这样的联想：到底是谁第一个来到了黄土高原上？这个人是不是就此立住了脚，从此繁衍下来？或者这个人走了，后来的人也走了，但终于有人停下来不走了，他们是因为无路可走了，还是因为黄土高原本来就是一个温暖的怀抱？如果传说中的伏羲氏就是开发西北的先民首领，他带领先民们在这里经历了怎样的生存努力？

传说中的“有巢氏”，是一个神人，他在树上“构木为巢”的那个“巢”，应该是“家”的最早雏形。只是那时的先民们太像麻雀了，“尽拾橡栗，夜栖树上”，但他们又没有麻雀的翅膀，“以避群害”的办法只能是从树上爬上爬下。

“燧人氏”也是一个神人，他不但知道“钻燧取火”，还知道用火“以化腥臊”，当然，他也知道火能使人温暖。我们可以想象第一次吃到熟食的先民们喜悦的表情，我们也可以想象他们围着一堆“篝火”，抚摸着被火温暖了的前胸，野性的脸庞怎样在火光的照耀下渐渐变得温柔了起来……

还有一个神人就应该是“包牺氏”了，他“作结绳为网罟，以佃以



渔”，同时又“教民以猎”。他是渔民的祖先，也是猎人的祖先，同时也是厨师的祖师爷。他不会和动物和平共处，在他眼里所有的动物都是人类的“粮食”，因为人类在那时也是动物的“粮食”。忽然想起几年前听到的一个笑话，说一个大人给孩子讲他小时候没有粮食吃，饿得皮包骨头时，孩子就问大人：那为什么不吃肉？孩子的话把大人惹笑了，连粮食都没有，哪里还有肉吃？现在想来，这孩子的话不是没有道理的，远古人类哪有粮食吃？野果子不够吃了，就想出来吃肉的办法。“弱肉强食”是人类繁衍强大起来的一个重要原因。

在有巢氏、燧人氏、包牺氏之后，又出现了一位神人，反正远古时代是一个神人辈出的时代，这位神人叫“神农氏”，他尝遍百草，“日遇七十二毒”，终于给人类找到了可以食用的粮食，并发明创制了斧斤耒耜，教导人们种植作物，这才使人类逐渐成了一种以食五谷杂粮为主的动物。种粮食的行为叫农耕，农耕的发展壮大就叫农业。

农业的产生使先民们定居了下来，村庄也由此出现。因为农业和其他行业不同，农业是直接在土地上劳作和收获，游牧的人可以逐水草而居，飘忽不定，而种地的人搬不动土地，也不能让长在地里的庄稼自由走动，他们就像是半身插在土里，早就把自己当成了一棵庄稼。他们在远古的天空下开垦的第一片处女地，他们在荒芜的冈地上挖出的第一孔窑洞，就是先民们为我们创建的第一份家业。

一个窑洞就是一个家，两个窑洞是邻居，三个窑洞、四个窑洞，或者更多的窑洞连在一起就是一个村子。按现在的行政区划，好多个村子叫一个行政村，好多个行政村叫一个乡，好多个乡叫一个县，好多个县叫一个省，好多个省就叫一个国家。如果说黄土高原是一个村子，大西北就是一个大村子，中国就是更大的村子了。

据费孝通先生的研究，中国村庄形成的原因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：一是因为每家每户所耕种的面积小，所谓小农经营，所以聚在一起住，住的地方和种的地又不太远；二是需要水利的地方，他们有合作的需要，在一起住，合作起来方便；三是为了安全，人多了容易保卫；四是土地平等继承的原则下，兄弟分别继承祖上的遗业，使人口在一个地方一代一代地积

起来，成为相当大的村落。最小的村子只有一户人家，但大的村子从三家村起可以有几千户的大村。

对于村里的生活情形，我曾在一首仿民歌的诗中这样写道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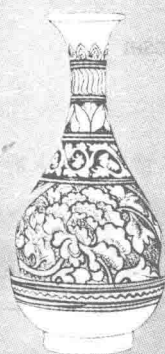
黄土箍的窑窑/黄土盘的炕/一辈子守定/这冬暖夏凉

炕塄上坐着双亲/炕沿下跑着娃/吆上那对毛驴驴/就把大苦下

汗珠子摔八瓣了/天上的雨你下不下/庄稼人憋气了/也敢把老天骂

吃饱了肚皮暖热了心/这就叫把福享哩/打心眼里盼着的/是娃娃一天天长大

至于悲欢离合/那是另一片庄稼/这辈子想不通的/下辈子再想



第一章 大地湾的

湾





黄河母亲雕塑

有人说：“要看中国历史，一千年的去北京，三千年的去西安，八千年的去大地湾。”

大地湾离我并不遥远，从兰州出发就三四个小时的车程，比去敦煌还近；但 8000 年对我们来说实在是太遥远了！比一颗星辰还远，或者说它就是从 8000 年前一直照耀到今天的一颗星辰。那黄土高原上最早的一粒黍，还在我们的手上闪着粮食的光芒；那“大房子”中的火塘里，依然有时间的火苗在温暖着我们的想象；那人类最早的水泥地板上，还在“舞蹈”着的人们，他们手中的“火把”至今还没熄灭……

那年秋天，我独自一人来到位于甘肃秦安县的大地湾遗址。那天，大地湾高远的天空，起伏的山冈，原始的村落，还有一个驱赶着羊群，用原生态的嗓子歌唱着的年轻后生，让我的内心忽然有了一种苍茫感。那后生唱的是当时的流行歌曲《黄土高坡》：

我家住在黄土高坡，/大风从坡上刮过，/不管是八百年，还是一万年，/都是我的歌，我的歌。

我家住在黄土高坡，/日头从坡上走过，/照着我的窑洞，晒着我的胳膊

膊，/还有我的牛，跟着我。

不管过去了多少岁月，/祖祖辈辈留下我，/留下我一望无际唱着歌，/还有身边这条黄河。

那时，坡下的玉米地里，秋风吹来轻轻的和声。鹰的两只翅膀，在高处为那个后生打着节拍。有时一个高音，就在头顶的白云里缠来绕去，像一个人手中挥动着白羊肚手巾；而一个低音，却像这坡上的小草，轻轻地起伏，有时更像一个人激动地颤抖。被羊咽在胃里的音节，和那些就要发黄的小草，往往一起涌上羊的喉咙，羊也就忍不住“咩——”地唱上一声。

在那个后生的歌声里，迎着远古的气息，我走进了这个离现代最远的原始村落。

我首先走进的是一间小房子，准确地说是钻进去的，因为说它是房子实在有些勉强，这实际上是在地穴上面用木柱支起的一个草棚，低矮狭小，我用步子丈量了一下，只有几个平方米。屋内没有用火的地方，门也设计得很小，里面潮湿闷热，和我们现在一般乡下的狗窝差不多，恕我对祖宗的家这样不敬，但真的和狗窝差不多，而且还必须是乡下的，现在城里的狗都住的是楼房，和城里人的待遇完全一样了。当然也可以换个说法，像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乡下的瓜棚，秦安一带的人把它叫“庵房”，那是用来看瓜的，怕经过瓜地边的人“顺手牵羊”，那时有些玉米地边上也有这样的棚子，但这些棚子的用处都在夏天和秋天，冬天就只能是放羊娃们用顺手捡来的柴火，烤手取暖的地方。记得有一年，一个外地来的要饭的，大冬天的就冻死在我老家的一个草棚里了，村里人草草埋了他之后，就一把火把那个棚子给烧了。那么，在远古时代，我们的先民是如何躲过漫长而寒冷的冬天的呢？那时候，全球气候还没有变暖，没有暖冬这么一说，想他们中一定有不少人被冻死在大地湾的冬天。你看我忍不住又替古人担忧了。

面对这间小房子，我还得说说窑洞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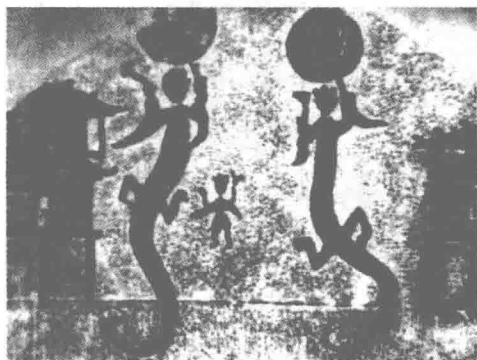
据史料记载，窑洞和穴居是最早出现的人类居所，也是当时的主要居住方式。

先民们最初是住在天然洞穴中的，只是后来由于人口增加，天然的洞



穴越来越不够用了，他们这才想到了在背风、阳光充足的地方挖地穴、造窑洞。其实，最初的地穴和窑洞差不多一个样子，区别在于地穴是在平地上往下挖一个地坑，人住到里面去。为了遮挡雨雪就在地穴上面盖上柴草之类的东西，怕柴草被风吹走，就在上面架了椽，抹上泥；再后来，他们就在地穴上立了柱子，盖上了棚子，并慢慢从中悟出了盖房子的道理。而窑洞则多是在靠崖处平挖而成，这种窑洞就叫崖窑。

如果现在要找到人类最早挖的窑洞和地穴恐怕很难了。在我的感觉



汉代画像石上伏羲女娲

里，历史上最著名的窑洞有两处，一处是山顶洞人的窑洞，一处是陕北的窑洞。山顶洞的著名是因为在那里出土了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人类化石，而陕北窑洞的著名则是因为窑洞里住过毛泽东。

在延安的窑洞生涯中，毛泽东写出了著名的《论持久战》《矛盾论》《实践论》《论联合政府》。

这位毕业于湘潭师范的书生，从不佩枪，却将他的对手打得落荒而逃。他的那些文章，散发着哲学的光芒。他撰写《论联合政府》时是在枣园，那个窑洞的陈设，以现在的眼光看自然十分简陋，但是光线充足，非常安静。也就是说，在日照充分的陕北，毛泽东可以穿着打补丁的衣服，蜗居于窑洞之中，开始他的精神漫游。

我们现在见到的窑洞大多数依山面阳，据说人住在这种窑洞里可以长寿，甚至连鸡鸭住在里面也可以多下蛋。这大概也就是人类进化到了今天，依然有人喜欢住窑洞的原因吧。

窑洞式住宅一般有这样三种：一种是崖窑，在天然的悬崖土壁上开凿横洞，有的在洞内加砌砖或石块，以防止泥土崩塌，或在洞外砌砖墙，保护崖面。规模较大的窑洞式住宅，还在崖外建房屋，组成的院落被称为“靠崖窑院”。另一种在平坦的冈地上，凿掘方形或长方形的平面深坑，并沿着坑面开凿窑洞，称为“地坑窑”和“天井窑”。还有一种是在地面上，

用砖、石、土坯等材料建成的一种“拱券式”房屋，称为“箍窑”。

我没有见过挖窑的过程，但从一份资料上看到，挖一孔窑洞的程序是这样的：

首先是挖地基。窑洞的地基是根据你挖的窑洞类型来确定的。如果门前有沟洼，可用架子车把土边挖边推进沟里，这样扔土方便，比较省力。如果要挖地坑院，则主要得靠人力用笼筐一担一担地把土担上来，非常辛苦。过去人们修庄子，只有利用农闲、雨天挖土运土，起早贪黑地干；饭前饭后挤时间，能担一担是一担，肩上的皮脱了一回又一回，手上的茧磨起一层又一层，常常是全家动员，老幼都不得闲。

其次是打窑。打窑就是把窑洞的形状挖出，把土运走。打窑不能操之过急，急了土中水分大，容易坍塌。窑洞打好后，接着就是镗窑，或叫“剔窑”、“铰窑”。从窑顶开始剔出拱形，把窑帮刮光，刮平整，这样打窑就算完成了。等窑洞晾干之后，接着用黄土和鏺碎的麦草和泥，用来泥窑。泥窑的泥用干土和才有筋，泥成的平面光滑平顺。湿土和的泥粘性不好。泥窑至少泥两层，粗泥一层，细泥一层，也有泥三层的。日后住久了，窑壁熏黑，可以再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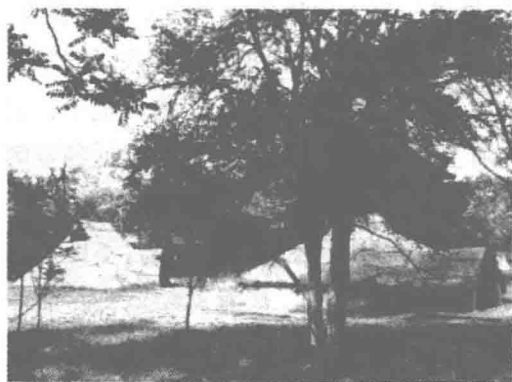
第三步是扎山墙、安门窗。窑泥完之后，再用土坠子扎山墙、安门窗，一般是门上高处安高窗，和门并列安低窗，一门二窗。门内靠窗盘炕，门外靠墙立烟囱，炕靠窗是为了出烟快，有利于窑洞环境，对身体好，妇女在热炕上做针线活光线也好。

经过这几步的挖掘修整，窑洞就基本挖成。这样的窑洞，符合力学原理，顶部压力一分为二，分至两侧，重心稳定，分力平衡，具有极强的稳固性。为了住着放心，也往往在窑洞里用木椽撑架窑顶。经过几辈人，几易其主，修修补补，窑洞仍然可以居住。陇东是天下黄土最深厚的地方，是居民窑洞最多最稠密的地方。据说上至周先祖时期，土窑洞就遍布山原谷地，《诗经》称为“陶复陶穴”。

我见过箍窑的情形，我小的时候村里几乎家家住的是箍窑。箍一孔窑要经过打土坯、夯窑墩、箍窑顶几个步骤。打土坯时先把潮好的土填入模具（老家人叫基圈子），用脚踩实，再用杵子反复夯实，老家人把这个过程编成了顺口溜：“三锨九杵子，二十四脚底子”，一句顺口溜道出了打



土坯的艰辛。备好土坯后开始打窑墩，也就是打窑圈子，这好比是修桥先要打桥墩，夯土筑就的窑墩一般高约1.4米、宽0.7米、长5米左右，构成了箍窑的基本形状。当这些粗活做完后，箍窑进入技术性阶段，此时箍窑师傅架起拱形窑榫子，就着稀泥把土坯一层层地箍成拱形的窑顶，最后



大地湾遗址复原草房子

抹上一层麦草粗泥，待到晾干后再抹一层细泥。于是一孔散发着泥土芳香的箍窑就形成了。后来，有些条件好的人家，在窑顶上填上土，让窑顶呈双坡面，用麦草泥浆抹光，前后压短椽挑檐，甚至还在上面盖上青瓦，远看像房，近看是窑。

我住过的窑洞在陇中，和陕北、陇东一带的箍窑大同小异。在我的记忆中，父亲箍的那种窑每年秋后还得上一遍泥，原因是经过一个夏天的雨水冲刷，窑上的土坯就会露在外面，像一架剥去了皮肉的牛骨架立在那里，这样既不安全，也不防冻，因此，在冬天到来之前，就得和了草泥把窑再裹一遍。后来，在窑上放瓦，这才避免了上泥的辛苦，但这瓦没有在我家的窑上瓦蓝几年就被揭下来了，因为那年我的爷爷去世了，我父亲向别人家借了钱，还不起，就把窑上的瓦揭下来顶了债。记得父亲站在窑畔上，把那一排排的瓦，一片片揭下来抱在手上，然后从窑畔上抛下来，下边的人就顺势接住，装在架子上；那天，父亲的脸青着，抛瓦时咬着牙，仿佛那是在揭他身上的肉，但父亲是个要强的人，他那天什么都没有说。

窑上没了瓦的这年冬天，天气出奇的冷。

父亲这一生打过好几次庄，箍过好多窑。第一次箍窑，是因为我的太爷把我爷爷一家另了出来，我父亲作为我爷爷的长子，且正是当年，就承担了打庄箍窑的事；第二次是因为，我的父亲和我的叔叔分家，我父亲是哥哥，自然就得自己打庄箍窑；第三次是我家的老庄住着不吉利，请了我的七爷拿着针盘看了看，说必须再找一个地方重新打，父亲就毫不犹豫地

另外打了一个庄，现在父亲母亲还住在那个庄里，只不过现在是新盖的一院瓦房，连窑的一点痕迹都找不见了。至于爷爷住过的那个庄，后来我的叔叔一家和奶奶住了好多年，奶奶去世多年后，叔叔也去世了，婶子就跟着城里工作的堂弟不在老庄里住了，现在空着，门上常年挂着一只生锈的锁子；而我父亲丢弃的那个旧庄子，后来作为我家的牲口圈，再之后送给叔叔当了羊圈，现在里面只住着些野草了。

说过了窑洞，再看看大地湾的另一间房子，虽说这间房子距今已有6000年左有的历史了，但比起刚才看的那间就已经很好了，是属于半地穴式近似于方形的一座房屋遗址。这一时期的房屋由以前的圆形地穴发展成为方形或长方形半地穴式，四周出现了墙壁，地面也比较平整了。特别是在进门时有了一个大大的地坑，是用来烧火做饭用的，叫灶坑。在灶坑的后面还有一个小洞，叫藏火洞。因为那时候没有火柴，火种必须埋在灰里面藏起来才能保存。其实，祖先们发明的这一藏火法，我小时候还见过，那时候中国人不是都穷吗？中国的农村更穷，为了节约火柴，村里人常常把火种存放在炕洞里的灰中，到做饭的时候，拿了一把干柴，从炕洞里掏出一撮火籽，把火籽包在柴中，吹上几口，干柴就着了，然后塞到灶洞里。假如谁家的炕洞里正好没火了，就拿了干柴到别家的炕洞里去掏。那时，还为了节约灯油，有的人家吃晚饭时不点灯，就把一根木棍戳到灶洞里点燃，举到灶台上看，吃饭是摸黑吃，这碗吃完了，要再盛一碗时，还是拿了木棍照明。火和光明多么珍贵！

现在保留火种已不是件多难的事了，即使奥运会、亚运会的圣火这么重要的火种，也能很好地保留下来。但古人发明保留火种，却是个相当漫长的过程。过去取火，可能是天火，后来才可能是钻木取火，再后来可能是用石镰、火镰来打火。发现火种可以长期保留，晚上埋在灰里，第二天扒开以后，仍然还在。这一发现比后来人类发现了石油，发现了煤炭，发现了天然气意义还要重大。火，使人类文明向前迈出了一大步。在大地湾遗址中，有一座著名的“大房子”。这座大房子距今5000年，由主室和左、右、后三个附室组成，光是主室面积就有128平方米。这真是一间大房子，在如今的大都市里谁住得上100多平方米的房子，那已经算得上是中产阶级了，像我这样的所谓“高级知识分子”，奋斗到快50岁的时候，